

武俠世界

飄花夢 (新派俠情倫理小說) 東方英·著

筆者以生花之筆，描述對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鋤強扶弱，僅其身世的飄零，離奇遭遇，及其生平事蹟更為悲壯，情節清新，變幻莫測，亦俠亦艷，閱之猶如騎駿奔草原，心神暢快



\$4.00

1171

編者話 一部由倫理、恩怨、愛情……結構而成的超級武俠巨著《飄花夢》今期隆重推出，由東方英執筆。本文作者之作品，素為讀者所喜愛閱讀，由於他不但對寫作態度認真，而且描寫細膩，尤對江湖兒女私情，恩怨仇讎，寫來特別精采，刻劃入微，是篇《飄花夢》亦不例外，而閱讀之下，保證令你愛不釋卷。

《雷霆千里》故事今期完結，過程發展緊張刺激，一代奇俠沈勝衣與白玉樓連番與司馬王朝決鬥

，一場江畔血戰令人不忍卒睹，死傷纍纍，鬼哭神嚎，司馬王朝在力戰之下，終於……？內文有交代。黃鷹先生即將由下期起，另篇沈勝衣故事《銷魂令》接續刊出。而他的御用殺手故事《碧血濺京華》則提前在今期刊出，敬希留意。

西門丁自《雙鷹神捕》問世後，因為該故事題材新穎，懸疑性濃厚，故而甚得一般讀者讚許，編者為了鼓勵西門丁再接再厲，特別情商他下期精心撰著一部《香車夫人》給各位，以耐讀者捧場雅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飄花夢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兩個固執的武林營宿，為了爭奪一位心上人的青睞，反目相向，結果……本故事為一部集倫理、愛情、恩怨的超級武俠巨著，過程曲折奇情，哀艷纏綿……

東方英 3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槍客 (一期完社會奇情小說)

猖狂劫匪 奪寶殺警
圍捕槍客 一網成擒……

馬騰 37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沈勝衣傳奇故事) ◀大結局▶

江畔大決戰 司馬王朝亡……黃鷹 49

千門奇俠 (現代社會傳奇故事)

名流之子 伴說自殺……馬雲 57

虎林飄香 (俠情中篇故事)

孤島訂友誼 竹王起疑心……高阜 65

英雄店 (俠義傳奇故事)

小子出歹意 場洞因三娘……滄海客 73

碧血濺京華 (御用殺手故事) ◀一▶

偵查天地會 對付鐵甲人……黃鷹 81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鐵網刀 (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傳金筆絕學 探天魔內幕……慕容美 89

太空爭霸·奇聞異錄

家庭電腦化 (明日世界)……刀戈 97

狼人 (恐怖詭異實錄)……武元甲 99

鬼堡艷跡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六)……羅唐納 103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備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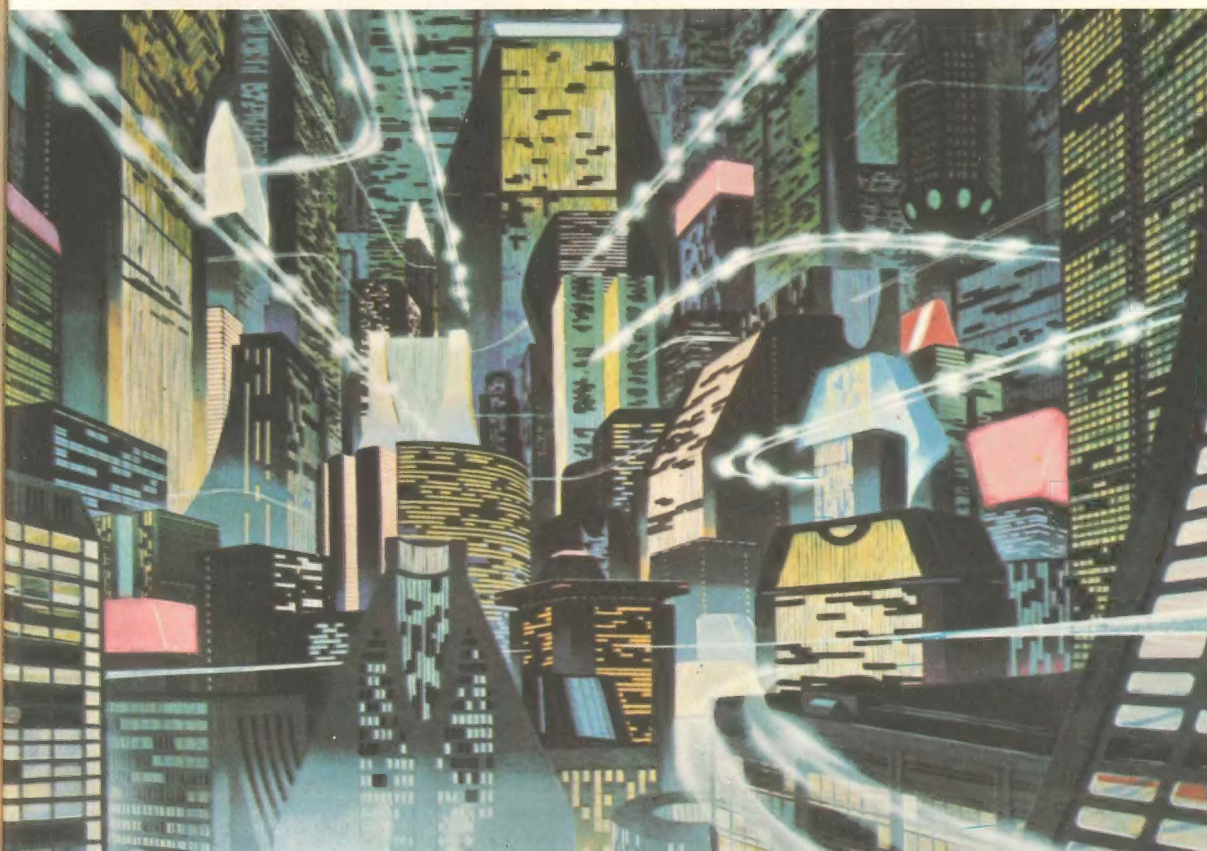
第11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日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 \$4.00



明明墓前

兩俠爭鬥

通往巫山道旁有一家「杏花村」。
照說「杏花村」該是酒好菜好的地方，可惜這家「杏花村」的菜，還馬馬虎虎過得去，說到酒，那就叫人眼睛裏冒火，鼻孔裏生烟了。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賣酒。
要喝酒，對不起，請另走別家。

可是，這裏會有別家麼？三十里之內，就此一家，你要走別家，就得再走三十里路。

所以，這家「杏花村」雖然沒有酒，菜也不怎麼樣，你還得非照顧他的生意不可。

「杏花村」是家小店，四張桌子就把整個的店都擺滿了，不過還收拾得乾乾淨淨。

淨的，有點風雅的气息。

「杏花村」掌廚做菜的是個老頭子，前後照顧生意的是個大姑娘。

老頭叫老白，大姑娘叫玲子，是二個相依為命的祖孫。

到了中午時分，座上只來了一位座客，那是一個身穿藍色勁裝的年輕人，身上帶了一把鯊魚皮鞘的單刀，江湖人的裝束，但有着讀書人的氣質，斯斯文文的，叫了一葷一素二樣菜，在慢慢的吃着。

接着又進來了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人穿了一身紫色勁裝，身上帶了一把寶劍，叫了菜又要酒，當玲子告訴他沒有酒時，他只皺了一皺眉頭，又加了一個菜。
店中只有兩位客人，少不得彼此都想

看看對方，當他們目光一接時，兩人的劍眉不由得都是輕輕的一軒。
他們這是第三次碰面了，事情可是真巧！

太巧的事情，總叫人心裏有點不大舒服，藍衣人暗「哼」了一聲：「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白衣人也有着同樣的感覺：「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他們的修養都不壞，心裏的不愉快，都沒有掛在臉上，甚至還微微一笑，打了一個點頭招呼。

白衣人的菜送上來了，這時門外傳來一陣快馬奔騰聲，馬到人到，旋風般進來了六條彪形大漢，一聲：「拿酒來！」他們就自己動手，把二張空桌子併在一起，各據一方坐了下去。
白玲子見了這種威勢，活潑開朗的態

度立時變得畏畏縮縮：「大爺們，要些什麼菜？」

「快，有什麼菜來什麼菜，拿好的來就是。」

白玲子應了一聲：「是！」

另一個漢子叫道：「先來五斤白乾，解解老子的渴。」

「大爺，我們這裏沒有酒哩！」白玲子心裏怕怕的臉色都白了。

「沒有酒，什麼話，再說沒有酒，老子砸了你們的店，去！去！去！快去把酒送來。」又一個漢子冒火了。

白玲子失措了片刻，忽然，壯起胆子道：「大爺們，我們是不賣酒的。」

「不賣酒，開什麼店！」

「今天沒有酒，就是不行！」

白玲子原本壯起了的胆子，被他們一言我一語，說得又壯不起来了，口中：「這……這……」竟不知如何是好。

這間小飯館，一眼可以看個對穿，外面客人在鬧事，裏面做菜的白老頭，無不看得一清二楚，說來也真奇怪，他竟看見當作沒有看見，就不出來答上二句話，任由自己的孫女兒受窘受逼。

那六人之中，有位三十多歲的漢子，倒是先替白玲子說話了：「你一言我一語，別把人家姑娘嚇壞了，大家先靜一靜，待我來向這位姑娘打個商量。」

他一開口，大家都不作聲了，顯見這漢子定是他們六人之首。
那漢子又向白玲子道：「你……你……也許是事實，不過我們兄弟們却不能不……」

無酒，姑娘，就麻煩你，請你到附近村子去看看，替我兄弟讓些酒來可好？這是五兩銀子，除了酒錢之外，多餘的就算是你姑娘的跑腿錢好了。」這人說話倒是有情有理，而且，把五兩銀子也放在桌上了。

白老頭的銀子，誰見了誰不愛，可是，白玲子沒點頭，因為附近根本就沒村子，她到那裏去讓酒去，有點歉然，欠着身道：「大爺，這附近十里之內找不出第二戶人家，實在抱歉，小女子無能為力。」

事實就是這樣，只要稍為明白事理的人，這都不能勉強人家。

那為首漢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的話，說得也是。」

白玲子一欠身道：「多謝大爺……」轉身就要走了開去。

「且慢！」那為首的漢子又說話了，而且臉上還堆滿了笑容，不過笑得有點怪異，有點邪氣。

白玲子又回到原地道：「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那為首漢子道：「姑娘說買不到酒，我們大夥兒也不怪你，可是吃悶飯我們吃不來，姑娘就坐下來，陪大爺們談談吃吧。」

這小子說得好聽，原來沒安着好心，看來，他比那些呼呼喝喝的人還壞。

白玲子臉色一變，她身旁的一個漢子已是哈哈大笑，道：「姑娘，這可是現成的，你沒話說了吧，來！來！來！坐下來！一送就把白玲子送到了那為首漢子懷中。那為首漢子笑了半聲，就被一聲怒喝

型俠義傳奇故事

文圖
英方
耀黃

夢花飄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白玉樓一行人馬駐紮在鳳凰集外空地上。司馬王朝人馬以杜筠為首商議採取襲擊為手段奪太平宮主為目的之行動可望初步成功了。鳳凰集晚上，出現了車轆馬嘶，行人弓箭各在腰間的緊張局面，號角傳來，响徹長空，「司馬」二字之旗幟，迎風飄揚。紅梅面色突變，將情況告知白玉樓，這是王朝表示犧牲所有性命，決一勝負的表示。果然，司馬王朝人馬破曉就拔營而去，準備伏擊。在集上沈勝衣遇上易金虹父女一齊出發，預算午後到亡魂谷，這是一個危險地方，而司馬王朝的人馬早在峽谷等候了。白玉樓人馬如何過得去呢？

江畔大決戰

司馬王朝亡

杜筠已下了馬車，一見這形勢，脫口道：「好一個陰惡的所在。」

司馬如龍在她身旁，應聲道：「這就是亡魂谷，只聽這名字，已知其可怕。」

杜筠回首四顧，方要說什麼，司馬如龍又道：「我們若是埋伏在這兩邊峭壁上，對方車馬走過，亂石滾下，先堵斷兩邊進口，再對付他們，實在是輕而易舉。」

杜筠連連點頭。「好主意。」

司馬如龍道：「白玉樓沈勝衣一定考慮到這方面，亦一定先派人登上兩面峭壁掩護。」

杜筠道：「我們先他們一步，居高臨下，他們如何上得了。」

「那他們也不會進入峽道，我們一番佈置，豈非白費心機。」

兩個時辰之後，沈勝衣易金虹雷方三人當先下了馬，沈勝衣獨往左，易金虹雷方往峭壁上探去，那些兵士亦紛紛下馬，跟住三人身後往上攀登。

杜筠皺眉道：「你根本就沒有意思在這兒設伏。」

沈勝衣輕功在三人之中最高，迅速起落，很快便已掠上了峭壁。

「沒有，」司馬如龍冷笑，「我們要成功，必須出其不意，予以突然一擊。」

放目望去，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風聲呼嘯，從峽谷上傳上來。

杜筠左看看，右看看，道：「以我說，沒有比這裏更適合的地方了。」

沈勝衣停下，縱目小心的打量了一遍，仍然並無發現。

司馬如龍道：「嫂嫂不是答允了一切由我們兄弟調動。」

易金虹雷方不久亦探上了對面峭壁，旋即分開兩個方向，往前搜索。

杜筠悶哼一聲。「這種地方你也不滿意，倒要看你選擇什麼地方？」

沈勝衣沉吟了一會，才往前探去。峭壁上怪石嶙峋，那之後絕對可以藏人，沈勝衣藝高人胆大，遊竄在亂石叢中，但始終並無發現。

既是佩服，更不敢怠慢，急步上前，協助搜索。

林子不怎樣濃密，而且都是插天古樹，放目望去，可以看得甚遠，而附近亦沒有他人走過的痕跡。

沈勝衣緩步前行，走過了這一片林子，一縱兩丈，在一方巨石上坐下來。

居高臨下，看得很遠，杳無人跡，往下望，峽谷中亦是一片空寂。

那邊易金虹仍然往前搜索，偶然向這邊望一眼，作了一個姿勢，他就是沒有這個動作，沈勝衣亦看出他並無任何發現。

沈勝衣笑笑，就坐在那方巨石上，不再找下去，那些兵士走了過來，俱都一面的詫異之色。

沈勝衣說道：「你們無妨也坐下來，只要小心附近有蛇蟲走近就成了。」

一個兵士詫異的問道：「司馬王朝的人怎麼不在這裏埋伏？」

沈勝衣笑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必定會搜索這裏，一發現埋伏，就是解決不了，也不會讓他們得逞。」

「那我們並非白費氣力？」

沈勝衣道：「若是不費這些氣力，我們大概還不放心從峽道上走過。」

那些兵士不能不同意，只是問：「那我們應該怎樣？」

「為防萬一，還是等在這峽谷之上，待車馬過去，才下去。」

他的話當然沒有人反對。

車馬不久到來，留在谷口的兵士立即告知前路安全，可以通過。

白玉樓沒有緩下，反而加快，指揮車馬趕快奔過峽道。

看着車馬完全走過了，沈勝衣易金虹雷方亦率領兩隊兵士下山。

白玉樓就在出口等着，看見三人笑了笑。「司馬王朝那邊果然有些聰明人。」

沈勝衣搖頭。「也虧你還笑得出來，我可就笑不出了。」

易金虹詫異道：「前面以我所知，並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兇險所在。」

沈勝衣道：「就是沒有，這才令人煩惱。」

白玉樓沉吟道：「他們到底準備在什麼地方採取行動？」

沈勝衣歎息道：「可以肯定的只是一件事，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也一定會令我們很意外。」

白玉樓道：「也就是說我們到時一定會措手不及，而他們成功的機會也一定很高的了。」

沈勝衣喃喃道：「我實在不希望再看到傷亡，可是却也不知道如何去避免。」

白玉樓苦笑。「因為我們都是人，不是神。」

雷方歎息道：「這也許只是我們太聰明，將他們想得太高，事實他們已知難而退了。」

白玉樓說道：「最動聽就是這種話的了。」

雷方又歎息道：「他們難道真的完全是狂人，司馬雙城也真的能够完全支配他們的命運？」

白玉樓笑笑。「這個問題相信只有他們才能夠答覆。」

易金虹目光往那邊馬車一轉，喃喃道：「男女感情難道真的比生命比一切還重要？」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都曾困擾過他們，雖然已因為歲月消淡，但省起來的時候，感覺仍然是那麼尖銳。

易金虹目光再轉，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司馬王朝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但以這之前發生的事，司馬雙城的確有這種影響，而她的確如此痴心。」

白玉樓點頭。「這的確令人感動，可惜幽冥的所為實在太過份，而我們亦實在不能夠因此屈服，否則此例一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眾人齊皆點頭，在歎息聲中，繼續策騎上路。

司馬王朝到底在什麼地方，又到底準備採取什麼行動？

又一天一夜過去，沈勝衣白玉樓一行經過樹林，經過山區，一路上極盡小心，沒有遇上司馬王朝的埋伏，空自緊張。

他們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戒。

第二天正午，一行來到了一條石橋之前，那條石橋看來非常堅固，橫架在大江之上。

江流滔滔，並沒有船隻在附近，而兩岸野草狂風中搖曳，一派蕭瑟，亦沒有藏人的跡象。

過橋不遠是一座林子，林木濃密，道路從林中穿過，彷彿無盡。

白玉樓目光及處，喃喃一聲。「又是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偵查天地會

對付鐵甲人

鐵人

十二月初一，拂曉。

柳絮般的雪花漫天飄飛，地上已積雪盈尺，白皚皚一片。

風雪嚴寒，上官貴並沒有改變他一向的習慣，仍然在天亮之前起來，跑到後花園運功行氣，走一路長拳，要一遍花槍。

他今年已經五十有七，精神比一般青年人却還要充沛，這除了他的根基深厚，與他這十年如一日，從未放棄過的不停鍛煉也大有關係。

很多人都知道他懂得幾下子，知道他身懷絕技的人却很少。

他本來是富有人家的兒子，自小却便被送上嵩山少林寺，三十歲繼承父業，到現在，已經是京城的首富，這除了他的善於理財，龍飛在後面的大力支持也是主要的原因。

龍飛身為太平安樂王，與當今天子是叔侄至親，他若是要給上官貴一官半職，並不是一件難事，上官貴也絕對可以勝任。

會的人敢胆在京城再怎樣，何況上官貴府中的防守一向非常嚴密，上官貴在府中應該是絕對安全。

他們既沒有輕視天地會，也一樣沒有低估自己的實力，若說錯誤，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人的出現。

鐵人！

一遍槍使過，上官貴反手將槍插在地面上，看着那被鐵槍激起的積雪一片片落回地上，面上露出笑容。

「龍飛應該來看看我這一遍鐵槍。心念方動，他突然聽到一陣奇怪的「鏗鏘」聲，就像是一些金屬物不停的相撞在一起。

「鏗鏘」聲是來自高牆之外，上官貴突然有一種想拔起身子，躍上高牆去一看究竟的衝動。

也就在這時候，「鏗鏘」聲突然停下來。

——是什麼東西？

上官貴心念再轉，就聽到了「轟轟」的兩下巨響，然後，那道高牆就裂開了一個大洞。

白雲磚石飛激中，兩隻手當先從洞中伸進來，一雙烏黑發亮的手。

鐵手！

上官貴一驚，拔槍在手，槍尖指着那個破洞。

鐵手一縮，一個人隨即一步跨進來，上官貴一眼瞥見，又是一驚，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人全身上下赫然都裹在一襲烏黑

，可是他只將上官貴變成京城中的首富，然後暗中製造機會，讓上官貴與朝中顯貴王公大臣來往，目的也就在讓上官貴替他摸清那些人的底細。

有誰會懷疑這樣的一個有錢人。

上官貴並沒有讓龍飛失望。

由於他驕人的財富，那些王公大臣無不樂於交他這個朋友，由於他的圓滑，不少甚至將他倚為心腹。

龍飛還安排了兩個義子做他的兒子，跟着他出入，與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混在一起。

那完全是胡混，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雖然身份比上官貴的兩個兒子尊貴，金錢方面還沒有他們的寬裕，而他們也表現得非常闊綽，所以甚得那些王公大臣的歡心，甚至有這兩個朋友為榮。

在別人眼中，上官貴那樣做完全是為了兩個兒子鋪路，好使他們將來平步青雲，光宗耀祖，事實上，上官貴只是要他們從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口中查探有關天地會的諸般秘密。

發亮的鐵甲之內，那襲鐵甲看來是由一片片指甲大小，魚鱗一樣的鐵片綴成，行動間，鱗片波浪般起伏，對這個人的行動顯然一些影響也沒有，那種「鏗鏘」聲，也就是這個人行動間鐵甲相碰所發出來。

上官貴那利那的感覺，以為是一頭人形的怪獸，隨即肯定那只是一個人。

一個穿上鐵甲的鐵甲人！

那個鐵甲人一步跨進，盯着上官貴，雙拳鬆開，一蓬白雲從指縫洒落。

在那個鐵甲人的眼部，嵌的並不是鐵甲，而是兩片水晶也似，光滑發亮，茶灰色的東西。

上官貴根本看不見鐵甲人的眼睛，接觸不到鐵甲人的目光，却有那種被盯着的感覺。

「什麼人？」他喝問，手中鐵槍一下吞吐。

「來殺你的——」回答的聲音透過鐵甲發出來，非常怪異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上官貴一怔，再問：「是誰指使你來的？天地會？」

「是黃金，一萬兩黃金！」鐵甲人的雙拳又握回。

說話間，幾個人影已然從不同的方向掠至，都是年青人，七個是龍飛屬下的殺手，還有一個衣飾華麗，英氣逼人，正是龍飛的第六個義子，也是上官貴的次子上官鵬。

看見這個鐵甲人，他們都齊皆一怔，再聽到這番話，兵器立即出鞘。上官鵬隨即喝問：「什麼人裝神弄鬼，將面罩拿下！」

這也本來是一個秘密，上官貴與龍飛送給他的兩個義子上官鵬上官鵬也一直做得很成功。

可惜天下間並沒有永久的秘密，上官鵬的身份首先被揭發，而在長街上遇伏橫死。

龍飛立即採取報復，同時也中止了上官貴的行動，以免招致無謂的犧牲。

這是兩個多月前的事，這兩個多月以來，上官貴一直留在府中，享受前所未有的寧靜。

上官貴並不喜歡這種生活，也不以為天地會的人還敢在京城中採取什麼血腥行動。

只是他的身份既然已經被天地會洞悉，那些有問題的王公大臣又怎會再與他來往，他就是找到去，也是自討沒趣。

他很明白這一點，也相信龍飛絕不會浪費一個他這樣的人才，所以也樂於留在府中，等候下一個任務。

龍飛絕不否認上官貴是一個人才，只是上官貴做了這麼多年的京城首富，已這有名，要安排他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龍飛也不想上官貴直接參與行動，他知道上官貴的武功並沒有放下，但以上官貴的年紀，再要他到承德行宮接受各種的訓練，無疑是有些殘忍，而且他能夠動用的殺手已經足夠。

一個為自己辛苦了這麼多年的屬下，龍飛也絕不以為讓他好好的休息一段日子，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也正如他一樣，龍飛也並不以為天地

鐵甲人冷笑，舉步迫向上官貴，上官鵬接又道：「你難道以為穿上了鐵甲便可以為所欲為？」

鐵甲人沒有回答，繼續迫前，上官貴猛喝一聲，鐵槍「毒蛇出洞」，疾刺了過去。

鐵甲人右拳疾揮，不偏不倚，正擊在槍鋒上，鐵槍立時被擊開。

上官貴的反應也不慢，身形一轉，槍一回，一蓬槍花彈開，自上而下，連刺鐵甲人十三處。

鐵甲人這一次沒有出拳，任由鐵槍刺在鐵甲上，只能「鏗鏘鏘」十三下急響，鐵甲無損，鐵甲人也這才出手，左手一把抓住了那支鐵槍。

上官貴看着鐵甲人一手抓來，但槍勢已盡，舊力也已盡，來不及在鐵甲人抓下之前將槍撤回。

槍一被抓住，上官貴新力已生，一奪不開，鐵甲人右右拳已擊下，硬硬將那支鐵槍擊斷。

上官貴斷槍脫手擲出，長身暴退，一探手，正好將一個殺手擲來的長矛接着。鐵甲人任由斷槍擲在身上，手抓着的截斷槍同時向上官貴擲回來。

上官貴長矛一抖，將擲來斷槍擊飛，那邊上官鵬已如飛鳥一樣飛向那個鐵甲人，手中長劍刺向鐵甲人的眼睛。

鐵甲人左手一抬，劍已被架開，右手反擊上官鵬面門。

上官鵬身形一偏，從鐵甲人身旁弧形繞過，接連三劍疾刺在鐵甲人背後。

三個殺手接從三個不同方向掠來，一

刀戈·譯

家庭電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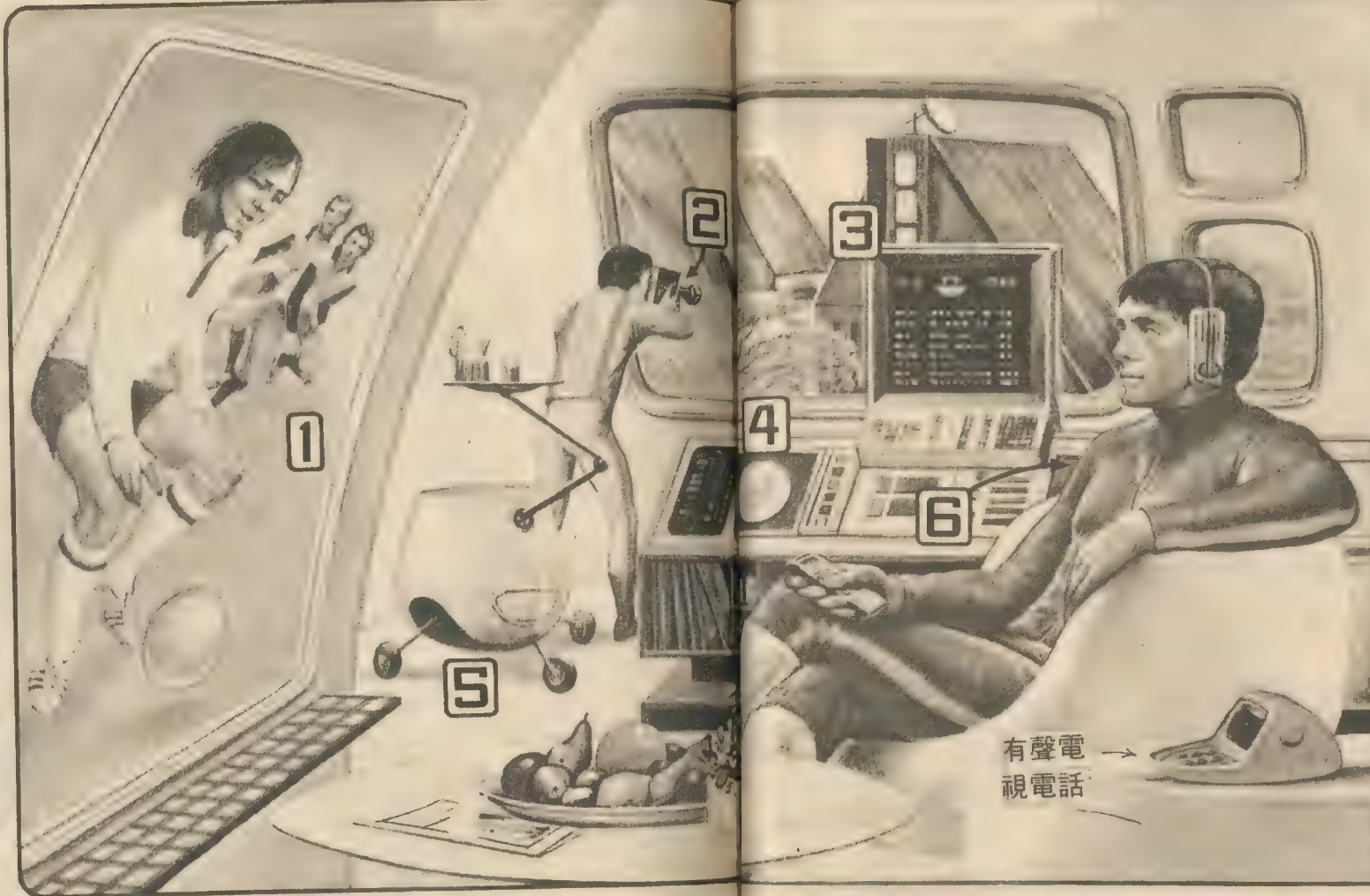
明日世界

右

邊的圖，就是帶你進入未來世界的。一個客廳裏，這個客廳，在基本的結構上——窗子，家具，地毯和電視機——和現在的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已經使用着許多電子儀器。穿過一九八〇至九〇年這一段時間，電腦的改革不只改進了計算機和數字腕錶，還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電視機的形狀已經不再是一隻箱子那般的了，已經改進到變向體了，電子報紙

早已經面世，只消按按手邊的鍵鈕，就可以讓你見到新聞「版」，氣象「版」，填字遊戲「版」，或者趣味問題「版」了。電視電話固然在一九八〇年已經成為事實，口訊的影印也不再是幻想了，這兩種儀器的結合，使到幾百萬的白領階級可以在家裏工作，而無須到辦公間去，只消辦公間裏的電腦把紀錄儲藏起來，而影印機則可以把資料分別發放到其他地方去，辦公間裏的同事，大可以利用電視電話交

換意見。許多人也許會高興跟同事一起在辦公間裏工作，但那些歡喜在家裏工作的，卻可以節省許多花在交通上的時間，用來做其他的工作。而最大的好處，還是可以節省了那筆上班下班的交通費哩。



在未來世界的客廳裏，大部份的設備都是利用電子的，電子儀器的改進自一九八〇年起，到這時候已經達致最高峯了。

1 巨型電視機，可以隨意設計，配有一個超光屏，即使是在白天播放，畫面也是一樣清楚玲瓏，此外就是立體聲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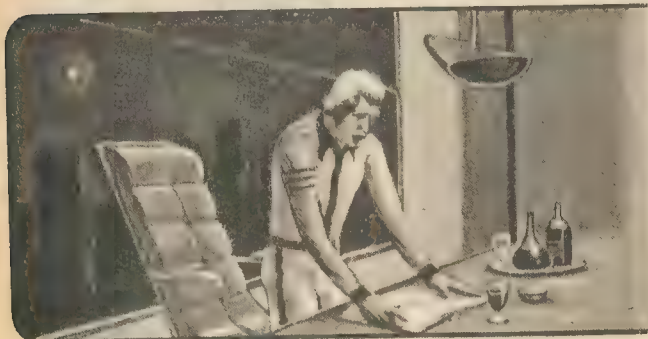
2 電子電視活動攝影機，不用膠片的，只需要一卷磁帶，在這十年裏面，這種攝影機已經代替三元全息錄映機了。

3 手表屏幕電視機，機身厚度不及五公分。

4 電視唱機，隨時可以把電視的好歌，或者好看的片集重播。

5 家庭機械人，並非人形的，使用遙控指揮它送茶奉酒。

6 郵務機，此時大部份的郵件都採用電子形式，只要把信件放在家裏或者郵局的影印機前，即可由衛星轉送目的地。



同一系列的公司，每一個房間都可以裝上一口這樣的三元攝影機，就裝在天花板上，便成，如此這般，總公司方面，或者所屬長需要知道某一個房間裏面的情形，只消按下鍵鈕，在他自己的房間裏——這包括了他在他的辦公室，或者家裏——就會投下一個立體的影像，彷彿面對着真人真事一樣，有聲有色。使機構裏面的上下工作人員，在操作和技術上的探討，更加密切。

這種電子式的業務會議，不但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而且還可以節省大量的金錢和能量哩。



到了晚上，即一天的結束，職員們又可以把它們的工作成績匯報，在總公司內放映出來。

激光全息攝影術的改進，創造了三元影像，而這種影像正如海市蜃樓一樣，是無須銀幕的，這麼一來，就最方便於舉行業務會議了，正如圖中所示的，左邊的就是參加會議的成員，他們正在會議室裏接受一天工作的指示，而在他們對面的，就是他們的波士，但是，他並非跟他們在一起的，而是在距離他們幾千哩的總公司內。

各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以及各種不同成份的液體，便會形成各種形狀的三元體了。這就跟鑄造一件器皿一樣，不過鑄造一件器皿，那需要一個模子的，這個模子的做成，必需花相當的時間，但這種三元影印機，只消原本放在一旁，激光通過水槽，即可完成一份副本。

這種三元影印的操作程序是這樣的，首先是一個盛着特種液體的水槽固定地放在一個特別的光暈裏——這作用就正如影印的紙張暴露於光綫裏的時候一樣，它立刻便會變黑。掌兩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交叉地穿過那個水槽的時候，在某一點上，水槽裏面的那些液體，便會凝結起來，使用同樣的方法，激光再把水槽裏面的凝固體從事雕刻，變成了任何形式的影印本。

今天，我們只可以利用影印機去影印一張平面的圖片或者證件罷了，但是在未來的世界裏，却是連一件二元的事物，也可以影印出來哩，這種所謂三元影印機，本來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即已經存在了，那是一個原型，但是到了二〇〇一年，改進型已經出現



「當時，你的腦袋就變成像狼的一樣嗎？」

「我不知道當時我的腦袋是怎麼樣，我使用我的牙齒！」

（一五九八年時，一名「狼人」給律師這樣的盤詰。）

所謂狼人，就是一個能够使自己變成一隻狼的男人或者女人。關於狼人—WERWOLF—這個字眼，是從早期的安格魯撒克遜語文翻譯過來的：WER的解釋是人，而WOLF則是狼。狼人一共有三種形式：一是真正的狼人；其次是狼狂（LYCANTHROPE，自以為是一隻狼，不覺讓自己的所作所為也模倣了狼）；而第三種則是所謂人形狼人——在外表看來他和一般人無異，但他的皮膚却是底調面的，這是一種古怪而又可怕的狼人。古時，上千的無辜者被剝皮，為的是要看看他們的皮膚裏面，是否毛茸茸：

「兩晚前，有人於午夜時份在聖馬可教堂後面的橫巷裏見到公爵，肩上扛着一條人腿。他嚇人的在嗥叫。」

說他自己是一隻狼，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狼皮外邊是毛茸茸的，而他的毛却長在皮膚的裏邊。」

（摘錄自約翰·韋斯達的「馬爾菲女公爵」一書）

狼人和吸血鬼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一般相信狼人死後就會變為吸血鬼。人怎麼會變為狼人的呢？這問題實在不容易回答了，如果你吃過一頭給狼咬死

的山羊的肉，或者喝過狼的脚印上的積水，據說這樣就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狼人。請你記住，任何一種給狼或者狐狸咬死的動物的肉，吃了都會很危險的，因為這樣你就會感染了瘋狗症或者其他疾病。如果這已經是很以前的事，但一旦他口吐白沫，他就很可能給人認為是一個狼人了，至於喝過狼脚印上的積水，最先的表現，就是這樣的了！

怎樣才可以識別一個狼人呢？如果你見到一個有一對豎起的耳朵，掌心長着毛，指甲彎曲，或者兩道眉毛在眉心連結起來的人，那你就得小心了，狼人的眼睛經常都是直瞪着人類的。

基本上說，迷信狼人可以解釋為每一個人不同的無知所引起的恐懼。話雖如此，許多人仍舊希望變為狼人的，甚至準備抵受各種煞費苦心的儀式的折磨。最適宜於變形的時刻是午夜的圓月的光輝裏。據說如果你先吃一頭新殺死的貓的脂肪混和了大茴香塗抹全身，同時纏上一條狼皮造的腰帶，這樣你就會更容易變為一個狼人。在俄羅斯，那個準狼人就會跪在一個圓圈裏面，用火煮着一服所謂魔術藥，一邊又對狼魂念起一節頌辭：

「把我變為一個強壯而又驍勇的狼人吧！」

由稚年到老年都叫人畏懼。答應給我一個高大的身材，永不損壞的。」

又要有着大角鹿的速度，熊人的掌；蛇的毒，狐狸的機智；狼的謹慎，公牛的氣力；

虎的咀巴，鯊魚的牙齒；更要有一雙能够在黑暗中見到東西的貓眼睛。」

你要不厭煩地去嘗試，否則不會成功的，據說這樣在黑暗中就會有一個高大的像妖怪的那般的身材，然後逐漸變成「一具半人半獸，灰色的，赤裸裸的，有着兩條長長的腿和手臂，而腳和爪都像狼的異形」。從此之後，每當日落時份，他就會變為一個狼人，直至曙曉下着露水的時候才變回人形，這種情形會一路持續到他死亡，或者在變成狼人時遭人用一顆銀色子彈射殺為止。然後他的屍體必須埋在地下，千萬不要燒掉。

所有這些說法其實都是古老的迷信。有關狼人的報告最普通的是在荒蕪地區。那裏的狼一向都給人認為是一種危險的動物，談狼色變，當城市逐漸伸展到郊區的時候，狼人開始絕迹了。狼人這種東西，便適切地納入古代的傳說裏，這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爐邊談話資料的，在漫長的冬夜裏，除了談森林的野獸，以及村裏的古怪人物之外，已經沒有可談的當兒。正如倫敦在一八八八年發生了那樁謀殺案之後，當地的長輩便會告誡他們的孩子入黑之後不要在東區的街道上遊蕩（不然那個「好人傑克」也會把你捉住）一樣。莊稼人也會很自然的憐憫他們的孩子：「今天晚上不要到外邊的樹林去了，否則那個狼人就會把你吃掉。」不過，樹林裏的可能是一隻真正的狼。

那麼，狼人這種東西究竟有沒有呢？奇怪得很，許多人對於這些傳說是深信不疑的。

恐怖詭異實錄 武元甲·譯

狼人



◎一幅十八世紀的有關狼人的木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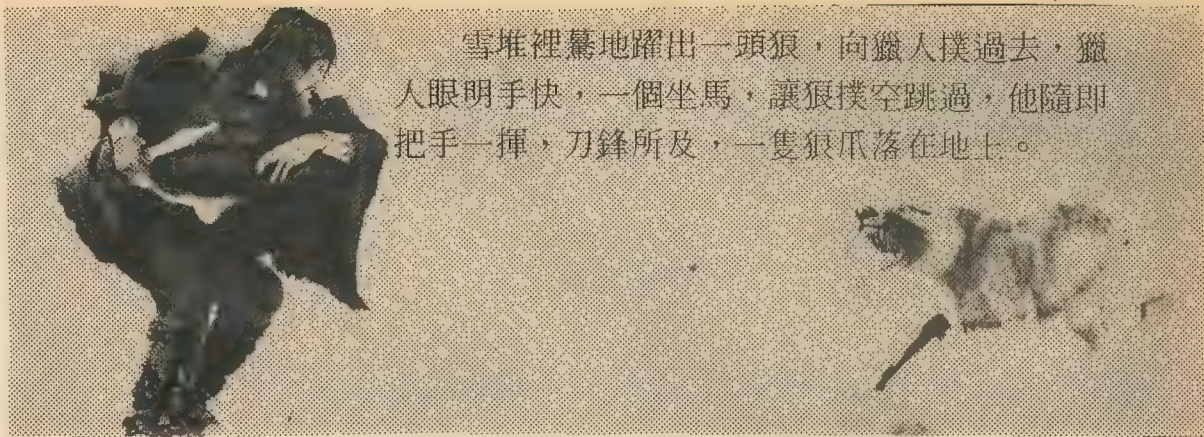
嘉尼隨即便招供了，他承認在上個月殺死一個男孩，同時在一個果樹園裏又幹掉了一個十歲的女童，他說他扮成一隻狼的樣子，使用牙齒和爪向她襲擊，他覺得她的肉非常美味，後來還帶了一些回去給他太太做晚餐，就憑着這項證供，嘉尼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給活活燒死了。

被控是「狼人」的疑犯通常都是很快招供的，表面上是他們抵受不住嚴刑的折磨，但很多時候看來却是他們是自願的。一個十四歲叫格連的牧羊童便是一個例子，他的罪行發生於波爾夕（法國西南部一海港）一帶。這時候剛好是嘉尼被處決後三十年。他的口供是有價值的。他招認吃掉了五十多個小孩子。直認不諱的輕鬆態度叫擠迫的法庭內爆出一陣陣笑聲，他描述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肉，吃起來「軟得像皮革」毫無味道，他又描述有一次他從搖籃裏抱起一個嬰兒，就要低頭咬下去，嬰兒呱呱的哭起來，差點兒震聾了他的耳朵。

這些資料本來是不能夠認真的，但有三個女孩子却極力指證他，同時他的證供又是那麼的詳盡和細緻，叫人無法不相信，結果法官只好把格連轉解高等法院審理。

這小孩子終於給無罪釋放了，同時把他送到一家修道院去。七年後，法官前去探望他，發現他連最簡單的事情也無法了解，但他卻仍舊堅持着自己是個狼人。

（完）



雪堆裡驚地躍出一頭狼，向獵人撲過去，獵人眼明手快，一個坐馬，讓狼撲空跳過，他隨即把手一揮，刀鋒所及，一隻狼爪落在地上。

疑的。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那本叫「狼人說是一種恐怖迷信」的書裏，作者薩賓說出了這些傳說是那麼根深蒂固，「每一處地方和所有年齡的人對於這些傳說都是那麼的堅持，當然是有事實根據的啦。」他甚至說「半個地球的人都相信了」。

正如吸血鬼一樣，有關狼人的報告在最早的時代已經有所記載。羅馬詩人奧維德便描寫過一個皇帝給神要他變形：

「他想說話也不行了，從那一剎那起，他的嘴巴吐着白沫，渴得要飲血，他在羣衆中暴跳如雷，殺人的慾望叫他氣喘如牛。他的衣服變了毛髮，四肢彎曲起來；像一隻狼一樣，雖然他還保持原先的表情。腦袋上面長着的，還是剛才的那一頭白髮，樣相猙獰，目露兇光，好一個憤怒的寫照。」

參考了他的樣相，只是闡明了一個人

在瘋狗症中所受到的痛苦而已。

一個古典的狼人故事是第一世紀時代一個叫彼脫羅尼亞的羅馬諷刺作家說出來的，他的作品是世界性的。一個晚上，一名僕人和一個士兵結伴到城外去，突然之間，這個僕人給嚇得目瞪口呆，原來那個士兵忽然走到路邊，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下，然後變成一隻狼，嗥叫一聲，隨即便跳進樹林裏，那僕人準備檢起那堆衣服，却發現它已經全部變成石頭，僕人繼續到他的目的地去，有人却告訴他，如果他早一步到來，便可以合力打死一隻狼。那隻狼闖進一個農莊裏，殺死了一隻羊，後來給一個持劍的人把他趕走，那人一劍把他刺傷了。僕人聽到這個故事，便匆匆趕回

的狼群。

這條法令頒佈兩個月之後，捕狼團無意中聽到一個孩子的尖叫聲，伴和着一聲狼嗥，於是他們連忙趕到現場，見到了一個小女孩，同時又好像見到一個叫嘉尼的人匆匆地離去。不過並沒有發現狼人的踪跡。直至六日之後，一個十歲的男孩子突然失蹤，他們才闖進這個所謂「潘納的隱士」的嘉尼家裏，把他和他的太太拘捕。

嘉尼隨即便招供了，他承認在上個月殺死一個男孩，同時在一個果樹園裏又幹掉了一個十歲的女童，他說他扮成一隻狼的樣子，使用牙齒和爪向她襲擊，他覺得她的肉非常美味，後來還帶了一些回去給他太太做晚餐，就憑着這項證供，嘉尼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給活活燒死了。

被控是「狼人」的疑犯通常都是很快招供的，表面上是他們抵受不住嚴刑的折磨，但很多時候看來却是他們是自願的。一個十四歲叫格連的牧羊童便是一個例子，他的罪行發生於波爾夕（法國西南部一海港）一帶。這時候剛好是嘉尼被處決後三十年。他的口供是有價值的。他招認吃掉了五十多個小孩子。直認不諱的輕鬆態度叫擠迫的法庭內爆出一陣陣笑聲，他描述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肉，吃起來「軟得像皮革」毫無味道，他又描述有一次他從搖籃裏抱起一個嬰兒，就要低頭咬下去，嬰兒呱呱的哭起來，差點兒震聾了他的耳朵。

嘉尼隨即便招供了，他承認在上個月殺死一個男孩，同時在一個果樹園裏又幹掉了一個十歲的女童，他說他扮成一隻狼的樣子，使用牙齒和爪向她襲擊，他覺得她的肉非常美味，後來還帶了一些回去給他太太做晚餐，就憑着這項證供，嘉尼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給活活燒死了。



狼人 嘲弄一個女人
回到他的洞穴。

這一座古堡在格陵蘭以北，前面就是冰河，鬼女麗巴
開闢道路前在堡內設門，展開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鬥爭。



雷加拉博士笑着說：「我看過她任何一幅裸照，那是她參加瑞典天體協會的一段時間拍攝的，那時她十分年輕，只有十九歲，還沒有加入特務活動任何一個小圈子之內，她現時大概是二十八歲，比較以前更加成熟，也可以說她有更大的力量吸引男人。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她肯接受任何一種委託，不過，要求的代價太高，在國際特務這個圈子之內，沒有人索價比她更高的了，不管暗殺政治舞台的領袖抑或盜取秘密文件，她都可以辦得到，代價是二百萬美元，她還說企圖僱用她的人，如果出價低過這個數字，不必找她。」

唐龍笑了笑，說：「雖然我不是國際特務，只是美國長期僱用的外圍特務，可是，我們所要的數字比較她低得多了，的確有可能使她發生不安的，她這封信雖然措辭十分客氣，但却含有殺機，她料定我必然很樂意接受挑戰的，這回給她料中了。」

翌日黎明，唐龍乘搭由加州直接飛往德國的航機，他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先到西柏林，玩了兩天，然後到漢堡去，他幹得很週密，自信沒有人跟踪，不過，抵達漢堡之後，他就有些後悔了，根本他不知道在漢堡的那一處找他，還是被她本人或者她的爪牙跟踪好些。

此念一起，他就故意在漢堡最熱鬧的消遣場合出現，盡量暴露自己，希望鬼女麗巴麗娜跟踪，爲了增加他成爲被人注意的目標，他花了一點錢僱用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打電話到他吃吃喝喝的地方，找他

跌進了陷阱危機四伏

雷加拉博士說：「她不單是美女，還是魔鬼，如果你不忍心殺她，遲早你會死在她的手上！」

唐龍立即提高警惕，很冷靜的說：「博士，我跟她會面之後，一定找個機會把她殺掉！」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把她殺掉？」唐龍猛吃一驚。

雷加拉博士說：「她不單是美女，還是魔鬼，如果你不忍心殺她，遲早你會死在她的手上！」

唐龍立即提高警惕，很冷靜的說：「博士，我跟她會面之後，一定找個機會把她殺掉！」

「當然可以。」雷加拉博士很輕鬆的說。

只是短短的兩三分鐘，他的態度突變，冷然說：「唐龍，你不是奉命渡假，此行還有一個任務，你跟她玩過，便要下毒手。」

太空爭霸戰之二十

鬼堡豐鉅跡



鬼女郎向唐龍挑戰

唐龍跟美國太空署負責人雷加拉博士坐在機密室裏面交談，逐漸從國際形勢，秘密武器，一直談到特務活動，雷加拉博士慨然說：「現時想找一些有份量的靚女特務，難之又難，在國際最活躍的特務麗娜，從來沒有碰上手，真是難得，不過，你給她看上了，也是不容易的，最近她寫了一封信給你，直接寄到美國太空署轉達，你有沒有看過它呢？」

唐龍搖了搖頭，說：「我沒有看過那封信，不見得那是一封情信吧？」

雷加拉博士突然很鄭重的說：「它並非情信，而是挑戰的信。」

唐龍哼了一聲，說：「即使是第一流高手的特務先生，也不敢向我挑戰，難道那一位巴麗娜小姐有三頭六臂嗎？如果她挑戰，我很樂意奉陪，博士，你可以把那封信送給我看看嗎？」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巴麗娜確實是刁鑽的傢伙，她用銀色墨水寫的，信封上面寫下我的名字，故此我把它拆開，看完了它，字跡逐漸隱沒，我只是隱約記得起她說些甚麼而已，如果你對她有些興趣，我不妨把它的大意告訴你。」

「好極了，你閱讀過它，等於我自己閱讀，請你講出她爲甚麼想向我挑戰。」唐龍說。

雷加拉博士聽了，說：「她並非真真正正向你挑戰，不過字句方面含有挑戰的意味吧了，她自稱十分仰慕你，很想見見

你，希望你到漢堡去，到時她會好好的款待你，使你一生難忘。」

唐龍說：「如果我接受她的挑戰，到了德國的漢堡，怎樣找她呢？」

雷加拉說：「她沒有寫下地址或電話號碼，照情形看，她似乎有點自負，認爲你進入漢堡就無法瞞得過她，到時她會找你，此外，也有可能是她想借此考驗你的智慧，如果你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到了漢堡，你自然有辦法找到她。」

唐龍想了想，問：「這個女人的確是不容易對付的，我想問問你，她是否德國女郎呢？」

是的，她不單是德國的美女，還有一段時間是西柏林的外圍特務，綽號鬼女郎。雷加拉博士說。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說：「我逐漸明白了，她之所以向我挑戰，可能是她發生誤會，以爲我插身於國際特務的圈子裏面，跟她搶飯吃。」

雷加拉博士說：「她有怎樣子的想法呢？那是另一問題，現時她已經寫信向你挑戰，如果你不高興到漢堡去，不必理會她，反過來說，你想看看她，不是太過困難的，我們收藏的檔案當中就有她那一份檔案存放，你可以看到她最美的一面以及最醜惡的一面。」

唐龍眼睛一亮，說：「博士，我很想看看她的檔案。」

雷加拉博士說：「好的，橫豎今晚我有空，我可以帶你到檔案室看看她的一切資料，請你跟我一起走。」

過了一會，兩人先後走進了地下的檔

聽電話，讓侍者在播音筒和擴音器內大聲叫喚他，希望巴麗娜知道他已經到了漢堡，想不到這個方法仍是失敗。

最後，他改變主意，不再暴露自己了，想盡辦法打聽她的行踪，旬日後，唐龍仍然找不到她，不覺心灰意冷。

初時他認為漢堡比較紐約或芝加哥細得多，想找一個有名氣的女人，絕不困難，料不到他眞的置身於漢堡，日逐夜逐，竟然一籌莫展，爲甚麼他無法達到目的呢？他苦苦的思索，終於明白了一個秘密，巴麗娜既然是超級的特務，綽號鬼女郎，當然是行踪飄忽的，一般而論，這種女人雖然是名氣响噹噹，不過，她的名氣雖然响，只是特務份子，普通人茫無所知，怎能够在夜總會或者餐廳找到她呢？如此一想，他就覺得找她並非一件易事。

他已經到了漢堡，當然不會空手而歸，橫豎他沒有必須幹的工作，索性把心事拋開，留在漢堡遊逛，於是他眞真正正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吃漢堡飽，看小電影，玩得非常開心。

漢堡有一條街十分別緻，它並非很闊，禁止車輛行駛，兩邊的櫺窗有的是美女，擺出半裸姿態，在櫺窗之內走動，有時坐下來欣賞電視，旁若無人，這條街叫做花街，名符其實，凡是男性的遊客，到了漢堡，一定會走到那邊看看，唐龍早已知道有這麼一條街，不過，他並非好色之徒，一向不會注意它，那時他沒法找到鬼女郎巴麗娜，東逛西逛，自然會得在無意中走到那邊去。

在櫺窗裏面擺姿勢企圖吸引男人的賣

笑姑娘，相當出色，看花了他的雙眼，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個美女身上，因爲她的臉型體態跟鬼女郎逼肖。

他站在櫺窗外，目不轉睛的看過了半邊身，看了一眼，便即發覺有一個中年婦人向他打手勢，兼且用英語交談，對他說明櫺窗裏面的女人全是有價有目，他看了又看的女人喚做「麗娜」，只要他付出五十美元的代價，便可入內，跟她走進櫺窗後面的細房小敘，爲所欲爲，只限三十分鐘，超過半小時，便要再付另外的五十美元，換言之，他肯交出一百美元，便可跟她纏綿一小時之久。

唐龍給她說服了，出手很闊綽，給她一百二十美元，說：「我想跟麗娜聚在一起談心。」

鴿母型的中年婦人，把他引進屋裏，又再帶他走進一間細房等候，五分鐘之後，坐在櫺窗裏面擺姿勢的女人走進來，嫣然一笑。

她的笑容跟他在太空署地下室看過的巴麗娜麗娜那種笑臉一模一樣，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看呆了。

他這一副憨態使她笑了又笑，說道：「先生，你是否看見了我就想起了你的太太？」

唐龍說：「我沒有結婚，只是看見你想起另外一個女人而已，她不是歡場的女人，喚做巴麗娜，奇怪得很，你跟她一模一樣，名字方面也是相差不了，她不過多了一個巴字，你喚做麗娜，她叫做巴麗娜，這種巧合不是挺有趣嗎？」

面的行人路，她站定腳步，說：「唐龍，你看清楚點，我是否你想找的人？」

唐龍定睛一望，拖着他走過馬路的女人，正是巴麗娜，便衝口而出喊了一聲：「鬼女郎。」

巴麗娜變成救命恩人

巴麗娜絕不介意他叫喚她的綽號，柔聲說：「唐龍，我用汽車送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唐龍被藥力所擾，失去了判斷力，茫然的點頭，巴麗娜不單是用汽車把他送到岸邊走向碼頭，還用快艇把他帶到較遠的海面，再用遊艇把他送到更遠的海洋。遊艇停下來，有一艘潛艇冒出海面，他迷迷糊糊，馴若羔羊，竟給她牽着鼻子走，進入潛艇，仍是失去了正常的反應，看見了床，倒頭便睡。

他覺醒的時候，覺得有些震動，翻身坐起看清楚點，他立刻懂得自己置身在一艘巨型的船艇之內，並非在酒店房間裏。他吃了一驚，就在這時，房門打開，有一個杏臉露出，似曾相識，看呆了他的一雙眼。

她先開口，說道：「唐龍，你認得我吗？」

唐龍說：「我們好像會過面，真是奇怪，我的記憶力似乎極度衰退，一時之間，想不起你是誰來，現時我想知道這個地方是否在一隻船裏面，你從外邊走進房間，當然知道，可否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告訴我？」

跟着唐龍就改用較輕快的口吻說：「真是對不起，我絕對不應該在一個像你這樣美的女人面前談及另外一個女人的。」

出乎意外，麗娜聽了，滿不在乎的說：「先生，這一個鐘頭的我，已經給你買下來了，你喜歡叫我採用任何一種方式去滿足你，我都可以做得到，你如果不想跟我共尋好夢，只是談話，我也可以跟你暢談。」

唐龍笑了笑，說：「像你那麼迷人的美女，怎可以面對面的坐着交談毫不動心呢？」

說完，他就走前一步，深深的吻了吻她。

這個吻把他們兩人撮合在一起，跌進一個幻夢似的國土之內，同諸魚水之歡，不過，半點鐘之後，唐龍就跟他分別離開那張床，穿上了衣裳，面對面的坐着。

她柔聲說：「你佔有我的時間還有三十分鐘，我知道你想跟我談話，讓我暫時做你的小主婦，煮一壺咖啡大家喝，邊喝邊談，好嗎？」

唐龍說：「好極了，相信你煮出來的咖啡一定特別美妙的。」

麗娜真的走到小桌子那邊，很快就弄了一壺咖啡出來，倒進小杯子裏面，送一杯給他喝。

唐龍自稱想找一隻鬼

唐龍喝了一口，覺得甘香無比，連聲稱讚，跟着再喝一口，說：「麗娜，你真是知情識趣，你似乎知道我想談些甚麼，

是驚人了，這一覺居然睡了十多二十個鐘頭。」

巴麗娜說：「唐先生，你的體力旺盛到極點，才可以支持得來，換過了別人，吃了那麼多的昏睡性迷幻藥，可能要睡三日三夜然後恢復生理反應，你能够在不到一日便能自由自在的行走，兼且覺得餓，是常人辦不到的！」

那一份豐富的晚餐送上來了，還有一個細小的木桶，藏了一堆冰，冰塊當中，放置一瓶香檳，枱上的小菜大部份是海鮮，還有許多種形式的麵包和烘多士，另有一大碟水果，有的是橙和葡萄，又有鮮紅的士多比利菓，她似乎很認真的款待這個嘉賓。

唐龍並非隨口說說，他真的餓了，看見那麼多的食物，臉露微笑，搶着取食，順手倒酒喝。

只是喝了一口，酒香鑽入鼻孔，刺激腦部，他的記憶力更加靈活了，心花怒放，說：「巴麗娜，我甚麼都記得起來了，我只是在麗娜的香巢喝了一小杯咖啡，立刻迷迷惘惘，險些喪命，喝咖啡之前，我曾經在花街東臨西望，現時我雖然留在潛艇之內，總是比較站在十字街頭呆若木鷄好些。請告訴我，這個巧妙的安排是否你的佈局呢？」

巴麗娜神色不變，說：「唐龍，我沒有佈局害你，照我看，你必然受到一場虛驚，如果你想知道那個人佈局害你，請你先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他告訴我，爲甚麼你萬里迢迢的走到漢堡來，別的地方不去，只是在花街柳巷穿過，

喊了一聲，喊的是：「麗娜！」

很快就有反應，他聽到一個柔和的語聲在身邊回答：「我在這裏，不要驚慌，我會帶你走出燈光晃動的。」

有一隻小手伸過來，變成了盲公竹，他緊緊的抓住它，緩步走開，兩人走過對

飄花夢

(本文承自第36頁)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能。」

陳介宇道：「你要我說什麼話？」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收起你的野心，安分守己，做一個樂天知命的達人。」

陳介宇舉起那失去右掌的右手，苦笑一聲，道：「你看我這隻右手。」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斷了？是誰下的手？」

陳介宇道：「胡少先。你看我這個樣子，還會有什麼作為？」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主要還是看你心裏的想法。」

陳介宇道：「你要我怎樣表示，才相信我的心意呢？」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為禍人間，罄竹難書，你要真有改過遷善之心，你就把他這次重現江湖的活動情形，和盤托了出來，以示誠意吧。」

陳介宇不自覺的望了洞內一眼，怔了一怔道：「這……」

八表飛鷹白行空笑道：「血手無敵蕭六公這番如果得以逃過刀劍合璧之數，你要洩漏他的底細，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一旁胖球忽然接口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縱然能從兩位少俠刀劍合璧之下逃去，已是強弩之末，余兄弟不才，願與他併骨此地。」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三位再不行時，還有老夫我。」

陳介宇長嘆一聲，道：「罷了，在下把他的種種和盤托出來就是。」

接着，話聲一低，陳介宇把血手無敵蕭六公這次重出江湖的意圖和準備，都說出來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哈哈一笑，道：「你果然說的是真話，你現在就可以回你的齊天堡去了，看看你的齊天堡是否受了絲毫損傷。」

真要放他走了，陳介宇忽然搖起頭來，道：「有您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又何必急急趕回去。」陳介宇雖然下定了決心，改惡向善，但血手無敵蕭六公的積威，還是令人寢食難安，為求心安理得，自然還是等下去看個究竟為是。

洞中呼喝之聲不絕於耳，喝聲最多最大的還是血手無敵蕭六公。

白玲子手足發軟的道：「為什麼還不結束，我好擔心啊。」

秦婉如倒是鎮靜如常，淡淡的道：「時間越長，對杜胡兩位越有利，小妹敢說，杜胡兩位已經勝券在握了。」

白玲子打起精神道：「何以見得？」

秦婉如道：「血手無敵蕭六公所練的血手印，利在速戰速決，時間一久，他雙掌運功不散，一則大耗真元之力，再則更有血管爆裂，被自己毒掌反噬之虞。」

白玲子不大相信的道：「你怎樣知道這些？」

秦婉如道：「書本上知道的。」

白玲子憂心忡忡的道：「怕只怕血手無敵蕭六公血管尚未爆裂之前，他們就遭了毒手。」

秦婉如一笑道：「刀魔劍怪的傳人，要是這樣差勁……」

「誰說我們刀魔劍怪的傳人差勁！」兩個血人，但却意氣飛揚的從洞內走了出來，走在前面的便是胡少先，發話抗議的也是胡少先。

白玲子大叫一聲：「杜大哥……」就要跑上去，却被秦婉如暗中伸手拉住了。

情急之時見真情，白玲子這聲杜大哥，無意中流露了她對杜平的真情。

這時，胡少先的心情却有點黯然了，一種失敗者的情緒猛烈襲上了他的心頭。

胡少先錯愕的眨動一陣劍眉，忽然一轉身，向杜平道：「杜大哥，請亮劍。」

杜平怔道：「兄弟，你這是幹嗎？」

胡少先道：「我們之間還有一場君子之爭。」

杜平還是沒有完全領悟過來，迷惑的道：「什麼君子之爭？」

胡少先一揮手中魔刀道：「為了白玲子的所屬，杜大哥，你說，我們是不是也要在刀劍上分個高下？」

杜平說道：「為白玲子，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在刀劍上一分上下了。」

白玲子大叫一聲，道：「你們不要打，我誰也不喜歡。」

秦婉如忽然笑着接口道：「真的麼？誰也不喜歡？」

白玲子急得跺腳道：「婉如，怎麼能在這節骨眼上開玩笑？」

秦婉如正色道：「小妹不是開玩笑，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也只能喜歡一個人，你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種鄉願的

作法，為小妹所不取。」

白玲子道：「你能解決這個問題？」

秦婉如道：「能。」

白玲子道：「如何解決，請指教。」

秦婉如道：「說出你自己的選擇，小妹就嫁給那落選的人。」

白玲子道：「那你不是代人受過，成了犧牲品？」

秦婉如一笑道：「事在人為，別先披上悲觀的色彩。」

白玲子點頭道：「好，我聽你的面對現實了。」

胡少先一收手中魔刀道：「玲妹，讓我先說話好不好？」

白玲子秀臉微微一紅，道：「請。」

胡少先一笑道：「我知道你的心事，但是我不願此時此地聽你說了出來。」

白玲子訕訕的一笑，無話可答。

胡少先向秦婉如點了一點頭，鼓足勇氣，道：「秦姑娘，請你告訴我，我應該娶的是誰？」

秦婉如羞答答的說道：「自然是小妹我。」

胡少先道：「其理安在？」

秦婉如細聲軟軟的道：「因為最有福氣的人，是被人所愛。」

胡少先哈哈一笑：「婉妹，你說得是，我們走吧。」胡少先帶着秦婉如走出數丈之遠後，又低聲道：「我第一眼就喜歡上你了，只是丟不起這個人，所以裝腔作勢的要和杜大哥鬥一鬥。」

背後傳來八表飛鷹白行空的笑聲道：「大家回齊天堡喝喜酒去吧……」(完)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六“鬼堡艷跡”)

這是全世界最凶險的地方，亦即鬼女郎棲身之處，唐龍夜探鬼堡，向她挑戰，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才僥倖功成身退。

(請參閱本刊封面裡彩頁)

漢堡夜間的燈色忽然結成一片，變幻出一座迷離恍惚的天堂，於是「鬼女郎」突然出現。



冊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 \$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丹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我媚藥廠出品